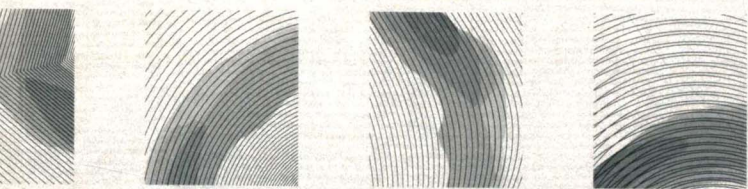


诗思的文化格局

——中国新诗的「文化」反思

张大为 著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诗思的文化格局

—— 中国新诗的“文化”反思

张大为 著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诗思的文化格局：中国新诗的“文化”反思/张大为著. —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6.4

ISBN 978-7-5563-0248-2

I. ①诗… II. ①张… III. ①新诗-诗歌研究-中国
IV. ①I207.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81341 号

出版发行：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人：钟会兵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迎水道 7 号

邮编：300191

电话/传真：(022) 23360165 (总编室)

(022) 23075303 (发行科)

网址：www.tass-tj.org.cn

印刷：天津市天办行通数码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635×965 毫米 1/16

印张：17

字数：194 千字

版次：2016 年 4 月第 1 版 201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4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引言 通向诗歌的“文化”心智	001
----------------	-----

上编 当代诗歌：文化品性与文化逻辑

第一章 当代诗歌：文化性状与文化承担	011
第一节 新诗经典化：后经典时代的文化建构	011
第二节 诗歌道德承担的四个层次	018
第三节 当代诗歌谱系中的“传统”话语	025
第四节 作为“历史”与“交流”范畴的“网络诗歌”	033
第五节 从“享受”到“接受”：诗歌本质的文化重构	036
第二章 当代诗歌：文化仪轨与文化修辞	043
第一节 时间深处的文化仪式：20世纪50年代的“新民歌运动”	044

第二节 “身体”的意识形态：作为诗性书写意义机制的“身体写作”	051
第三节 走向“类”经验的处置与表达：“女性诗歌”写作悖论及其解决	058
第四节 历史断层中的文化修辞：文化视野中的“崛起”派批评	065
第三章 当代诗歌：文化机制与文化场域	078
第一节 先锋诗歌的文化秩序：后经典时代的疲惫与生机	079
第二节 大众化的诗性文化领地：古典诗意·消费行为·技术主义	083
第三节 诗歌的文化生产：现代体制下的“知识”教育	088
第四章 当代诗歌：文化意识与文化政治	094
第一节 “诗体”观念的超越与诗歌文化意识的重构	095
第二节 新诗“传统”的仪式化在场：生活世界的文化安顿	101
第三节 诗歌“标准”的重建：从“江湖化”到“政治化”	106
第五章 当代诗歌：文化主权与文化之战	114
第一节 走向一种肯定性的诗歌观念和文化主权	115
第二节 理论重建与诗歌文化主体性的重生	120
第三节 “伪问题”背后的“真场景”：无法还原的文化战场	125
第六章 当代诗歌：文化实质与文化实体	132

第一节 当下诗歌领域:破碎的文化实质性	133
第二节 文化:作为生活方式与诗歌写作方式	138
第三节 价值抉择与价值决断:诗歌文化实体性的核心	143
第七章 当代诗歌:文化信念与文化秩序	149
第一节 “中生代”的诗歌史意识:“反弥赛亚”的颓废与虚无	150
第二节 实证神话的超越与诗歌心智的开放:重新写入的 神圣性	153
第三节 “他性”信念当中的诗歌文化秩序	156
下编 现代诗歌:文化传统与文化会通	
第八章 现代诗歌:文化开拓与文化返魅	163
第一节 俞平伯早期的诗学理路	164
第二节 宗白华的新诗理论	173
第三节 “湖畔社”诗人的诗艺探索	183
第四节 穆木天与西方象征主义诗学	190
第九章 现代诗歌:文化原型与文化灵魂	203
第一节 艾青的现代诗人和诗艺范型意义	203
第二节 穆旦诗歌的主题原型	212
第三节 郑敏的“东方诗魂”	228
附录 理想国的秘密:《伊安》篇与柏拉图诗学	235

诗思的文化格局

第一节 “词源学的经验主义”:形而上学的“诗学”起源	235
第二节 诗性意义的系统利用:形而上学巨型“隐喻”体系的锻造	242
第三节 灵感的“锁链”:形而上学理念大厦的意义结构模型	250
参考书目	255
后记	259

引言 通向诗歌的“文化”心智

诗歌和哲学是人类心智的两个极点，都是特别容易被误读为某种绝对性和自足性的东西，但这可能恰恰是因为，在它们看似完全对立的心智运作方式背后，都有一个看起来大而无当、因而容易被无视的目标：理解和肯定世界的“整全性”。或许正因为如此，它们需要存在于与这个世界若即若离的某个极点之上，也只有如此，才不辜负作为“极端性”文化存在的存在方式所付出的沉痛代价。因此，当人们说古希腊人生活在《荷马史诗》的世界里时，并不算是一种太过夸张的说法；而施特劳斯就是从柏拉图对话的戏剧性结构和情节——而不是从其概念化表述和哲学主题——当中，来解读伟大哲人的“隐微教诲”。^①当人们能够突破自以为是的“现代”视野，看到古典诗人和哲人的心智宇宙的全景时，就会发现它们原本是那样地接近。连卡西尔这样的“现代”哲学家，都在这种心智关系的基础上来研究 18 世纪文化；^②在尼采和那些富有

^①施特劳斯：《注意一种被遗忘的写作艺术》，见施特劳斯：《苏格拉底问题与现代性》，刘小枫编，彭磊、丁耘等译，华夏出版社 2008 年版。

^②见卡西尔：《卢梭·康德·歌德》（刘东译，三联书店 1992 年版）序言。

雄心的现代主义诗人那里，或许还可以看到这种心智的些许痕迹，但它们已经被当作现代“哲学”或“诗歌”各自眼中的附属物和多余的外部因素来看待。

在伟大的古典作家们的“整全”视野当中，当然首先不能忘记了自己的作品。他们把自己的作品，当作生活世界中现实的文化存在来考量。这使得他们的作品既不被喧嚣的公共生活的“意见”秩序封闭在深山古壑当中，也同样不会随着流行的时尚文化随风起舞，消解自己的文化重量。古典作品的文化存在本身，就是一种灵异的秘密：“圣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吉凶与民同患”（《周易·系辞上》）。在理解和塑造这个世界的整体性时，古代圣哲们也唯恐自己的主旨因为不恰当的表述方式，而被误读和误用，扰乱人们的生活，也将自己置于危险的境地。出于这方面的考虑，他们也不得不殚精竭虑地思虑着自己的作品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方式。在做这一切的时候，与其说他们动用了自己作为伟大的人类所具有的全部心智，不如说，只有出自于一种恢宏和“整全”的心智构成，只有将伟大的心灵力量在两个极点之间往返周旋、反复平衡，才能把这一切做得圆融无碍。这当然并不是一种老练狡黠的生存技巧，它从根本上仍然源自因为对于这个世界深沉的挚爱，而必须进行“整全性”处置和把握的深层愿望。能对这个世界出乎其外、入乎其内的“诗”与“思”，在这里是最接近神性的力量。而从事“诗”与“思”的心智本身，也才得以从对存在领域全体的占有和全方位劳作当中获得自我满足。

因此之故，伟大的诗人和哲人都不以否定这个世界为能事，而从根本上是严肃地肯定这个世界。这个肯定态度，当然不是“狗是人类的朋友”之类婆婆妈妈的“仁慈”的道德，而是在看透人类

生存的严酷性和局限性之后，“残忍”地抛弃一些非本质的东西，最终让人类所面对的生存世界稍许减缓它的残酷性。以哲人的眼光来挑剔这个世界的毛病，否定它，是一件太过容易的事情，用理念的利器拆毁那并不完美的历史的宫殿和政治的庙宇，一定势如破竹，但人类从此就得从文化存在的意义上重返原始洪荒年代。因此，伟大诗人的思想格局，不只是存在于诗歌语言的内部，而同样也在诗歌的肌体之外氤氲盘旋：打破生活世界的物化的硬壳和人为的格碍，在人们不知不觉当中，以将这个世界编织进诗性的文化经纬当中的方式，整理和肯定这个世界的“整全性”。因此，今文经学家廖平才将《诗经》界定为“经学之总归，六经之管辖”^①，邦国的根基。而伟大的哲人同样在理念的金字塔塔尖上，为这个世界牵肠挂肚。像康德这样的“现代”哲学家，将哲学定性为“批判哲学”，并将这个世界定性为不可理解的“物自体”，真可称得上是一种诚实的但又“愚蠢”的哲学，一种诚实地道出了“现代人”和现代哲学的愚蠢的“哲学”。任何一种以批判和否定为能事的哲学和思想，最后只能变成各种“主义”纷争当中的一员，加入与思想敌人之间喋喋不休、永无止境的战斗当中；放弃世界的“整全性”理解诉求，只会被一个破碎的世界和思想文化的碎片遮蔽自己的眼光。当海德格尔想恢复古典时代的真淳的存在世界，把这一切表述为“语言的本质 / 本质的语言”^②之间的辩证法时，已经不可避免地带出了现代的“本质”思维的偏狭和片面性质。对应于这里的主题，这个辩证法，可以修订为“存在的语言 / 语言的存在”。^③

①廖平：《廖平选集》（上），李耀仙主编，巴蜀书社1998年版，第181页。

②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67页。

③张大为：《元诗学》，大众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79页。

这个辩证法，这种“辩证”的割裂与纠葛，以及西方传统当中的“诗与哲学之争”，都渊源于诗歌与哲学本身的一种深刻的文化责任：从诗歌与哲学的立场来看，这个世界存在着一个价值序列或者价值秩序，“诗”和“思”的职责是，维护和保存这个序列或秩序，但它们都不想、也不可能通过自身成为一个价值层级的方式来做这一切——因为这违背其诉诸“整全性”的劳作本性。因此，诗和哲学之间的争执，从更深层动因上讲，是一种自我排斥和“自我退出”机制，而成为事实上的对于对方的护持和召唤。“诗”“思”之争，恰恰是要召唤对方的存在成为存在，以便在生活世界的内部，为人类操劳。当然，诗和哲学最终谁也没有驳倒谁，而成为应和着西方文化传统的内在张力（耶路撒冷和雅典）的生活世界和生活方式的范型——它们分别对应着凭藉价值皈依、抑或按照自然理性而来的生活方式，这其中撑起的是西方文明的宏大格局。

因此，“诗”“思”并举，才是文化和文明格局。它们二者当中的任何一方的缺失，不是理念和思想的缺失，而是文化的缺失、文明的缺失。而在“诗”与“思”之间覆盖的心灵地带，是人类心智当中最为高贵的那一部分，也是人类文化创造的原型。一种经不起心灵的光芒照耀的文化，必然是塑料般的工业产品；一种没有注入心智金液的文化，必定是浅薄的机械复制。它们或许能够满足大多数人的“文化生活”，但只是一种消解文化的价值纵深和文明的价值秩序的过程本身。对之进行的简单迎合或拒斥，都有可能不得要领、用力不当。今天的诗歌给人的直观感受，是其自身存在的一种轻飘飘的文化失重的感觉，这也包括某种意义上不乏优秀的诗人精心编织的那些或精细、或锐利的语言织体，因为找不到楔入这个越来越“审美化”的日常生活恰当方式，从而也只能在这

个“美丽”的文化世界当中,处于一种失去平衡的滑动状态。在并不真正了解当代诗歌的一般人眼中,诗歌估计已差不多沦为一个文化小丑,因此,无怪乎几乎每年都有“年度”笑话被归之于诗歌。人们把这其中的缘由归之于诗歌的“圈子”,诗坛的“晦气”。但实际上,在当今诗坛,蔽塞的不是诗歌“圈子”,而是诗人和批评家的心智,“晦气”的不是诗坛的氛围,而是人们关于诗歌的知识。当下诗歌领域需要的是停止自我剥夺,恢复诗歌心智的文化的“整全性”。

其实,当下诗歌领域并没有如它自己认为的那样,具有那么强烈的自律和超脱的性质,它仍然在以各种方式信仰和映现着这个时代流行的思想文化观念,粘连和辗转于强大的“文化生产”机器当中。在诗歌这门古老的艺术当中,走出诗歌的自律性幻觉和纯语言幻觉,进入文化的真实性和存在感,首先需要把人类分立的心智贯通起来,需要把“诗”和“思”贯通起来。这当然也包括需要把“诗”和关于诗的“思”贯通起来。这里用了“诗思”这样一个拗口的词语,既指诗歌自身的诗性思理,也指关于诗歌之“思”、诗歌批评,它们共同指向一种具有文化重量与文化延展度的诗歌场域的存在感、存在格局。而这种表述之所以别扭的原因之一可能在于,人们已经习惯于把本该一体的东西分割开来考量。另外,今天的通常意义上的文化概念,以及一般意义上的“文化批评”“文化研究”的概念,似乎已经没有了这些“高贵”的内涵,人们可以在生存性总体这一比较原始的意义上,来理解这种“文化心智”和“文化格局”的意指。当然,在当代诗歌领域,从什么样的理论资源和观念方式通达这样一种思考和认知格局并不重要,对于本书来说,比较有关键的问题,仍然是将它转换为一种诗歌心智的要求:我们相信当代仍然有一大批严肃对待诗歌的诗人,但当人

们并没有深刻地思考、理解和处置今天诗歌所面对的历史时代和文化处境时，人们有理由相信，诗歌心智还并没有挣脱不应属于它的片面性，诗歌还没有超出其断面化和支离化的文化存在方式，而进入圆融的“整全性”。

按照上面的结论，对于当代诗歌来说，诗歌似乎和一切问题都相关，用“诗”和“思”的统一来表述和要求这样一些问题，这不是以偏概全吗？我们在这里也曾经一再犹豫：这里的问题、当下诗歌的问题，是否只确实是一个“思”的问题？后来，至少在如下这一点上越来越确信：即蔽塞和封闭当代诗歌的，恰恰是一些观念性的东西、概念性的东西，而能破解观念和概念的蔽障的，只能是观念和概念本身——虽然它的结果，不是指向观念和概念，不是“思”本身。用一种比较简单化的方式来说，从本书的视角看来，当代诗歌仿佛还缺少一种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存在“形式”，来承担它的文化存在和文化实体性。这个意义上的“形式”，必然来自于“思”和理性的力量的不断投入，而不可能是来自别的地方。

这也意味着，我们的诗歌相当程度上很可能只是诗歌的质料，是一种潜在的“存在”。诗歌需要像一个哲人一样生活，而我们的诗歌还只是冲动的激情少年阶段。它们本身也可能不乏“真知灼见”和“片面的深刻”，但总体上与这个世界并不和谐。这个和谐，指的是诗歌还没有找到与这个世界相处的、可以着力的恰当方式，以及自身存在的文化重心之所在。对于当代诗歌来说，需要解决的问题要比诗歌本身的“观念”性负荷更为基础也更为广阔；诗歌领域很多人希望定型的“诗体”，乃至像古典诗歌一样的诗歌格律，或许只是这个问题的遥远的影像投射；而盯着诗歌文体所理解的中国古典“传统”，自然也就难以通达诗歌的古今之变

……这些都把问题变小和简单化了，它们本身只是一些建立在现代神话基础上的观念碎片。当代诗歌需要的，是以开放而健全的圆融心智，在“诗”与“思”的诚恳而又睿智的平衡当中，以深刻地理解这个世界的方式来理解自身的文化本质，以深度加入外部世界秩序的方式来回归自身的文化存在，在心智的回环、弯度和曲折当中，或许是寻找诗歌自身的文化存在“形式”和文化实体性诞生的地方。

**上编 当代诗歌：文化
品性与文化逻辑**

